2026年11月3日 星期二 责编:王妙妙 徐徐 审读:俞素梅

六年级(上) 第四单元

让虚构的故事,长出“脚”来

——“笔尖流出的故事”习作指导

指导老师:宁波前湾慈吉外国语学校 陈文文

小说是假的,可小说里那颗怦怦跳的心,是真的。翻开六上第四单元习作——笔尖流出的故事,学生的笔端往往出现两种极端:要么把故事写成流水账,一路平顺到底;要么把故事放飞,热闹一场,却与生活隔着一层。要让“笔尖流出的故事”立得住、走得远,关键是走好这四步。

一、扎根生活,让虚构有“影子”

动笔之前,先做一张“生活原型卡”:我笔下的这个人,像生活中的谁?搜寻“影子”:淘气包张明,原型或许就是班里那个把椅子摇得“吱呀”响的男孩;铁蛋与表哥,藏着的是每个孩子对亲情的守护。

虚构不是无中生有,而是“换一个时空、换一个身份、换一种境遇”,把生活的种子种进想象的土壤。有了这层影子,故事再离奇,读者也会信。

二、一波三折,让情节有“波澜”

太顺的情节成不了好小说。本单元的三篇课文,写的都是“主人公面临困境时的抉择”。我们就把“困境—抉择”做成手中的一把钥匙。

动笔前,先给主要人物出一道“两难选择题”:雷厉风行的班长王寒冰,要不要当众揭穿张明的坏事?少年陆天在冬日街头,要不要接受旁人的劝阻?选择越难,人物越立得住。再用“情节升级卡”推一把:开端的小麻烦、中段的大困境、高潮的艰难抉择、结尾的悠悠余味——像《桥》里那场步步紧逼的洪水,把老汉逼到桥头,人物的形象才能立马站起来。

三、三笔立人,让形象有“温度”

我们写人,最容易犯的毛病是贴标签,“他很善良”“他很淘气”。标签一贴,人物就僵了。

不妨换一种写法——“三笔写人”:一笔写他说的话,一笔写他做的动作,再补一笔他的心理活动。同样是写铁蛋想表哥,与其写“铁蛋非常想念表哥”,不如写“他踮着脚,把村口那条土路望成了一条河”。

人物的形象藏在每一个生动鲜活的细节里。话由人物自己开口,事由人物自己伸手,心跳让读者替他听见——人物这才从纸面上“站”到了读者面前。

四、环境染心,让氛围会“呼吸”

环境不是贴在故事首尾的两张风景照,它应当是一位“无声的叙述者”,推动情节、渲染氛围、衬托人物形象。它在故事里至少要露面三次:开头定一个调子,高潮处推一把气氛,结尾再留一缕余味。让景物跟着人物的心情走。

写完后开一场“故事会”,再用一张评价表自评、互评:故事的“影子”找到了吗?那道“选择题”出得难吗?三笔写人,人物立住了吗?环境会“呼吸”吗?做到这几点,那些在丁香校园里、冬日街头、月光村庄里相遇的人,便会从你的笔尖,款款走来。

■学生习作

月光下的村庄

宁波前湾慈吉外国语学校6D班
周锦涵(证号J26880304)指导老师:陈文文

月光像一匹银纱,从天上倾泻下来,把村子浸在柔光里。铁蛋一蹦一跳,特别高兴,拉着娘走进村口:“表哥从城里回来了。”

“哥,你回来啦!”铁蛋一头扑进表哥怀里,牵起他的手,要去村后那片他们小时候“抓月光”的草地——那是独属于他们的乐园。

他没看见:月光下,表哥的脸白得像纸,没有一丝血色。

“铁蛋,先带表哥吃饭!”娘的声音有些哑。“知道了!”铁蛋扯着表哥改了方向。热饭在月光下摆开,表哥却几乎没动筷。铁蛋心里犯起嘀咕,可一想起草地,又拉着表哥奔出院门。

可今晚,小伙伴都远远躲着铁蛋。“我犯什么错了吗?”他闷闷地想。

“铁蛋,把你的疯子哥哥带回家吧!”不知谁喊了一嗓子,孩子们哄地笑了。

铁蛋胸口腾地烧起火。“谁敢说我哥!”他握紧拳头,“我就让那个人永远闭嘴!”

孩子们静了几秒,笑得更凶。一个大块头扯着嗓子喊:“疯子的弟弟!精神病的弟弟!”

铁蛋不知道——表哥高考落榜失意,心里生病了。他只知道,月光下,表哥的脸一阵阵抽搐。

“你——”铁蛋红了眼,挥拳朝大块头冲去。他拳脚乱挥,可哪里打得过。没几分钟,鼻血顺着下巴滴落,月光下格外刺眼。

“住手!”村长赶来,孩子们一哄作鸟兽散。

“哥呢?”铁蛋一骨碌爬起来,四下却不见了表哥。

他是在一堵老墙根下找到表哥的。表哥正一下下撞着墙,额上渗出血,影子在月光里摇晃。

“哥!”铁蛋的眼泪断了线。他一把搂住表哥,紧紧箍着。

“对不起,都怪我没用……”

“不怪你。”表哥的手轻轻覆上他的头,声音沙哑却温柔,“我只是病了,不是疯了。”

“我从来不怕你。”铁蛋把脸埋进表哥怀里,“哥,谁再胡说,我就跟他拼命。”表哥红了眼眶,笑了:“好,哥会好起来的,你别怕,我们走。”

月光下,一高一矮两个影子紧紧挨着,一步一步走向村庄的一头。

月光把影子拉得很长,仿佛要把这份谁也夺不走的情谊,一直铺到天亮。

第七棵丁香

宁波前湾慈吉外国语学校6D班
王嘉懿(证号J26880180)指导老师:陈文文

丁香花开了。四月的风吹过操场,香气抖落在校园每一条小道上。

张明站在丁香花园边仰着脸看。风一过,花瓣簌簌地落。

他从来没有这么安静过,安静得连口袋里的弹珠都不敢响,这不像往日淘气的他。

一对母女走进校门。小女孩站在花树下仰起脸,要拍照。

张明看了看风。风太小,花落得慢。他跑到花树下,抓住最粗的那根枝子,一使劲——“哗”,花全落下来了。

照片拍成了。小女孩笑得很开心,脆生生喊了句“谢谢哥哥”。

“第六棵。”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响起。班长王寒冰站在小道上,本子翻开,笔尖已抵在纸上,“张明,你今天摇了第六棵丁香树。这是破坏公物。”

“人家想拍照,我帮个忙,怎么就成了破坏公物?”

王寒冰把本子合上,声音冷得没温度:“全校都像你这样天天摇一摇,丁香树不都毁了吗?”

“就你懂大道理。”张明嘟囔,“只会告状。”

“我告的是事实,我是班长,就该管你。”

“那你记吧,记满一整本,看谁理你。”张明推开他,扭头就走。

第二天放学前,班主任李老师笑着说:“张明,放学留一下。”张明心里暗想:班长告了状,准要挨批了。

放学铃响过,教室里空了。李老师放出一张照片——小女孩妈妈发来的。

“这照片挺好看,花是你摇的?”李老师问。张明低着头,嗯了一声。李老师问:“摇的时候,心里怎么想的?”“就觉得……她想要,我就帮她一下。”

“你办了一件好事,”李老师说,“办法却不对。这世上最难的事,是好心,还得把事办对。”张明没说话,心里却明白得很。

“这样吧。”李老师指了指窗外,“从明天起,第七棵丁香交给你。每天早自习前来看它,还得盯着别人的手——先劝,劝不住再来找我。”

第二天早上,天刚亮,张明就站在丁香花园里,手里举着一块硬纸板,上面是他写的字,描了两遍:

“花期七天,请你手下留情。”

王寒冰远远站在廊下,胳肢窝下夹着他的记录本。他站了一会儿,笑着走了过来。两人没说话。从那天起,丁香树下天天有两个影子。

一个月后,第七棵丁香开得最盛,一树的花,紫得发亮。

李老师站在办公室窗前,看着那两个影子笑了。

铁盒里的十二颗糖

宁波前湾慈吉外国语学校6D班
严予汐(证号J26880287)指导老师:陈文文

大雪纷飞,铁头早早坐在村口那棵老榕树下。

他在等父亲。父亲在城里打工,一年只回来一次。一点,两点,三点……迟迟不见父亲的身影。

铁头搓着手,又跺了跺脚,以为父亲今年不回来了。

突然,村口出现了一个身影。那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薄棉衣,肩膀上一片白。铁头眯起眼仔细一看——这不是父亲吗?他一下子冲过去,抱住了父亲。父亲身上的棉衣冷得像铁,可他不管,把脸埋进去,闷闷地喊了一声“爹”。

回到家,父亲放下蛇皮袋。他的手冻得通红,指关节上裂着几道口子,咳嗽声此起彼伏。随后,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铁盒,“啪”地打开——一罐糖果,在昏黄的灯泡底下闪着光。

“数数,十二颗。”父亲说。

铁头两眼放光,一颗一颗数给父亲听。

“这糖是我从城里买的,一个月一颗,够吃一年。记住,不能偷吃。”

“那……今天能吃吗?”铁头快口问道,语气里带着一股浓浓的期待。

父亲看了他一眼,点了点头。铁头伸手拿出一颗,剥开糖纸,塞进嘴里。他觉得,今天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

那天夜里,铁头躺在炕上,听见父亲在堂屋里和娘说话。“工地结了账,不多。明年开春再走。”“药钱要留着。”娘说,“你的病不能拖了。”

父亲没有作声。过了很久,才说:“没事,再熬熬,等开春,我再多跑几个地方,看看有没有钱多的,我的身体还能撑过去,不能苦了你们娘俩。”

铁头把被子往上拉了拉,蒙住了头。嘴里还留着甜味,那甜味却一路滑下去,变成了心里一团细细的、说不清的东西。

年三十的下午,窗外鹅毛大雪,风一吹,门缝里就钻进来一丝。铁头一整天有心事。他什么也没说,但他心里明白,父亲是用那十二颗糖,换回了开春之前的那份安心。

于是,铁头也下定决心,自己再也不吃那剩下的十一颗糖了。

他要等父亲上火车的那天早晨,偷偷塞进父亲的口袋里。

二十块的车钱

宁波前湾慈吉外国语学校6D班
祝安(证号J26880197)指导老师:陈文文

那个晚上,冷空气袭来,风横着刮。路边,车夫周兴搓着手,正和客人孙豪讨价还价。

“两块。”周兴说。

“一块五。”孙豪把大衣领子立起来,“都这个点了,谁还坐你车?”

两人正说着,一个女人抱着孩子从巷子里跑出来。她的头发被风吹得散乱,额头上一层白毛汗:“车夫,孩子病了,能送吗?”

周兴刚要点头,孙豪先开了口:“孩子病了?”

“是的,病得很重。”女人的声音在发抖。

“孩子生病了,两块钱我也不收。”周兴把车把转向女人,“上来吧。”

孙豪一下横到车前:“这车是我先叫的!”

周兴停住,眼睛在孙豪和女人之间来回扫了一圈,忽然说:“这样吧,谁出二十块,我拉谁。”

“二十?”孙豪嗓门一下子高了,“你翻十倍?你抢钱啊!”

女人咬了咬嘴唇,一手抱着孩子,一手开始掏口袋。手指冻得不听话,掏了半天,摸出来一把零钱,几张一元,几枚硬币,数了两遍,一共十七块三。

“我……我回去给你们补。”她的眼泪一下子下来了,“孩子还烧着。”

周兴拒绝了孙豪,让女人上了车,还把围巾解下,围在孩子的脖子上。

“我……我只有十七块三。”女人小声说。

“二十块不用了。”周兴拉起车把。

风呼呼地吹,车轮碾在冻硬的路面上,咯噔,咯噔,一直把车拉到急诊楼的屋檐下。

“谢谢你,谢谢你……”女人抱着孩子往里跑。

周兴靠在车把上喘气,脸上的汗一会儿就被风吹凉了,他心里有了主意。

突然,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孙豪跑回来了。他跑得很狼狈,脸冻得通红,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,塞到周兴手里:“这二十块钱给你,你可别要那生病孩子妈的钱,人家不容易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忽然想起来——我媳妇儿那年也是这么抱着孩子在路边哭。我拦了多少车,没有一辆停。今天,你等着,把他们再捎回去吧。”

后半夜,雪下起来了。周兴等在楼下,脸冻得发木,缩着脖子,来回踱着步。

天蒙蒙亮的时候,女人抱着孩子从急诊楼里出来。

路灯下,那辆人力车还停在那儿。

孙豪靠在旁边的电线杆上,他也一直等着,等着看那个孩子有没有退烧。

太阳慢慢升起来,照在车夫身上,也照在那个一直站在电线杆旁的人身上。